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经典】

客家面

[印度尼西亚] 金梅子 / 著

华文微经典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

主持

金梅子

—

客家面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客家面 / (印度尼西亚) 金梅子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2

(华文微经典)

ISBN 978-7-5411-3659-7

I. ①客… II. ①金… III. ①小小小说—小说集—印度尼西亚—现代 IV. ①I34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1598 号

华文微经典

HUAWEN WEI JINGDIAN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经典]

客家面

KEJIA MIAN

[印度尼西亚] 金梅子 著

选题策划 时上悦读
责任编辑 奉学勤
封面设计 所以设计馆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印 刷 界龙集团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mm × 92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20 千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659-7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华文微经典”编辑委员会

总主编 郑宗培

主 编 凌鼎年

策 划 滕 刚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石 鸣 刘海涛 江曾培 郑宗培 郑允钦

凌焕新 凌鼎年 黄孟文 滕 刚

编辑部主任 孙学良

编辑部副主任 黄 棋 刘莉萍

特约编辑 李建波 郝慧敏

作者简介

金梅子，原名郑金华，广东省大埔县人，1942 年生于印度尼西亚苏北棉兰市。自小热衷于写作与绘画。60 年代任教于印度尼西亚苏岛丁宜市华侨中学。华校遭封闭后停职。改革开放初期曾执掌棉兰《华商报》副刊两年，后因重病退休。2012 年度获选为第 13 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印度尼西亚得奖人。现任职于“印华作协”出版部。著有《金梅子短篇小说集》《一双旧草鞋》《第六胎女婴》《聒噪集》《三叉路口》及《金梅子漫画集》等。

前言

有人曾说，地不分东西南北，凡有人类生活的地方，就有华人的身影。话虽有玩笑的成分，但当前华人遍布世界各地，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扎根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他们的情感世界怎样？他们的所思所想何在？……要找到这些答案，阅读他们以母语写下的文字无疑是最好的方法之一。诚然，并不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文创作，但在一些主要的国家和地区，华文创作几十上百年来一直薪火相传所结出的果实，显然也是令人瞩目的。遗憾的是，因为多种原因，国内的读者多年来对海外的华文创作了解甚少。尤其对广布世界各地的华文微型小说这一重要且具代表性的文体，更只是偶窥一斑而不见全貌。“华文微经典”丛书的出版，可谓弥补了这一缺憾。

海外的华文微型小说创作，主要分为东南亚和美澳日欧两大板块。两大板块中，又以东南亚的创作最为积极活跃，成果也更为突出。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创作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各国在时间上又略有先后。最早开始有意识地从从事微型小说的创作，并且有意识地对这一新文体进行探索、总结和研究，而且创作数量喜人、作品质量达到了一定艺术高度的，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稍后

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是泰国，再后是菲律宾和文莱，再后是印度尼西亚。在发展过程中，各国的创作曾一度因具体的历史原因而存在较大的差距，但这一状况在近十年来正日益得到改善。

美澳日欧板块则因创作者相对分散，在力量的聚集上略逊于东南亚板块。不过网络的发展正在弥补这一缺憾，例如新移民作家利用网络平台对散居各地的创作进行整合，就已显现出聚合的成效。

新移民的创作是海外华文微型小说创作中近十多年来涌现出的一股新力量。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作家对当地文化和生活的日渐融入，其创作已日渐呈现出新视野，题材表现也开始渐渐与大陆生活经验拉开了距离，具有了海外写作的特质。

以上是对海外华文微型小说发展的一个简单梳理，而“华文微经典”丛书的出版，正是对这一梳理的具体呈现（为避免有遗珠之憾，丛书也将有别于中国内地写作的港澳地区的华文微型小说写作归入其中）。通过系统、全面、集中的出版，读者不仅可以得见世界范围内华文微型小说创作风姿多样的全貌，更可从了解世界各地华人的文化与生活状况，感受他们浓郁的文化乡愁，体察他们坚实的社会良知，深入他们博大的人文关怀，触摸他们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书籍的出版是为了文化和文明的传播与传承，我们希望这一套丛书能实现一些文化担当。我们有太长的时间忽略了对他们的关注，现在是校正这种偏差的时候了。这也正是丛书出版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吧。

目录

三年大发……1

买棕刷……7

代沟……10

何铁口……17

倒账记……23

分居……28

古壶……34

售屋记……38

坟前……41

大哥的婚姻……43

大善人……49

太太回娘家……55

女佣与手机·····	60
女佣亚比·····	66
婴·····	71
客家面·····	76
工头·····	78
庆姨·····	81
庙内庙外·····	85
微型诗·····	87
捕鼠记·····	91
提前交货·····	95
最后一次离婚·····	96
桥·····	98
猪肥·····	103
盟约·····	109
第六胎女婴·····	113
老屋·····	116
自己人·····	121
阱·····	123
高招·····	128

购车记……132

农村的故事……140

刨苗声中……152

相亲记……161

一颗黑痣……169

附录……181

三年大发

也不知是怎么搞的，村头那个瘦子汪才出了一趟远门回来，居然摇身一变，挂起“风水先生”的招牌。四处招摇，为人服务了。

消息首先由姨妈传来，活灵活现地翘起大拇指，逢人便夸赞：“汪才好本事，帮人看风水，阳宅收费五百千^①，阴宅一吊，听说找他的顾客还摆长龙呢！”

我听了不置可否，心里充满怀疑。汪才，这位口花花的浑小子，瘦瘦小小，说话带股阴阳气，整日吊儿郎当跑茶楼，下象棋。从来不务正业。人都说他好吃懒做，他也不以为忤。父亲去世时留下一笔小遗产，靠着银行红利过日子。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也懂得看风水。

^①本书提到的“千”、“吊”、“盾”等均为印度尼西亚钱币单位。

“汪才也懂看风水？你没有搞错？”我问姨妈。

姨妈瞪起老花眼，反问我：“嘿，你还蒙在鼓里呀？汪才在东门庙放了沓名片，庙祝逢人便分，听说，为他介绍顾客的，还可以分得两成佣金呢！”

说着打开手提袋翻呀翻的，翻出一张折皱了的名片递给我。我好奇地接过手开看，名片烫金，印得很精美，正中印着：“台湾风水大师某某亲传弟子汪才”字样。下款写：“精研风水，识透五行，一经点破，永享富贵。”

天哪，我擦擦双眼，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我与汪才虽非深交，但他肚里有多少墨水，却心知肚明。像这样的料子也配称“识透五行”，也能精研深奥的风水哲理，真是笑天下之大噱。

一个星期天下午，我闲着无事，信步来到村口的“福记”咖啡摊。

摊子边人很多，炒面条的阿凤姐正忙得不可开交，吱吱的气炉声伴着葱蒜香，叫人垂涎欲滴。

我拉了张凳子坐下。店主福伯是老相熟，马上将咖啡端上来。

“早呀，郑先生，今天不上班吗？”

我点点头，顺便寒暄几句。

将视线抛向四方，我发现右角落那张长桌上特别热闹，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团团围着一个相命佬在问东问西。我仔细

一看，竟是汪才。这家伙正口沫横飞地向人讲解风水的奥妙。

“你们看，牛哥最近怎样了？过去穷得连裤子都买不起，今天跷起大脚住高楼，家里用人三四个，你们不相信，可以问问他，问问是谁帮他修旺的风水！”

“还有邻居的老李，修脚车的，过去帮人修车，自己却光着脚板子走路，如今呀，嗨！”说着举起筷子敲敲杯沿，“如今可不得了，听说在准备购买汽车啦！”

旁边几个小伙子听得直了眼，一个个的头颅像蜻蜓点水似的点个不停。

“真的了不起！”有谁羡慕地说，“汪才哥，什么时候有空，也帮我看看家宅。只是……我可出不起这么高的价钱啊”

汪才略作迟疑，接着道：“没关系，都是老邻居嘛，我有空会帮你。不过，你看我整天忙到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抽得出时间，慢慢再说……”

风姐捧上面条，我收回视线，心里暗骂汪才大吹大擂。

据我所知，牛哥走了运，发了财，究其根底，也不怎么光彩。他最近抱了棵“大树”，陪一个大他20多岁的老寡妇同居，老寡妇新近死了丈夫，继承了大笔遗产，老树逢春，当然将他爱得要生要死。他要什么，给什么。发财，根本不成问题！

至于老李呢？他存了笔钱准备买辆汽车当校车，增加收入。汪才将他形容成买辆脚踏车都买不起，这话若被老李听

到，怕不将他的头颅打进脖子里才怪！

汪才帮人看风水，被一帮乡愚吹吹捧捧，居然鬼使神差地打出名堂来。城里一帮不明就里的风水迷，也都纷纷下乡来求教。

一天，姨妈的好友燕姨请汪才去看阴宅，特邀我参观。我一来好奇，二来也想看看汪才到底凭什么法宝打天下，便抽了个空儿跟去看看。

坟场好荒凉，不是清明节，莽草高长过膝，我们寻寻觅觅，好容易才找到山头。

汪才打开罗盘，做作地左调右对，偶尔叹口大气，偶尔又惊愕地摇摇头，一副风水大师的派头。

燕姨陪伴在侧，神情焦虑又紧张。一张嘴巴稀里哗啦地问个不停。

“汪才哥，你帮我看看，亚狗他爹从早忙到晚，磨断了老骨头都赚不了钱，是否与祖上风水有关？”

汪才不搭腔，注意力集中在罗盘。

“汪才呀，我这个女儿30出头了，人长得美，手艺又精，就是嫁不出去，你帮燕姨看看，是哪方风水走了线？”

“汪才呀……”

汪才一双眼睛四下转，好一阵才放下罗盘，对燕姨说：“不错，你家祖坟方位荫大房，你没看，亚狗他爹兄弟六个人，大哥大发特发，其他兄弟都苦巴巴的像条活咸鱼？”

燕姨猛点头，悄悄移近身子，压低声调问：“就是呀，汪才，你告诉燕姨，有没有办法调动方向，将风水引过我们这方来？”

汪才皱皱眉，沉思了一阵，十分为难地道：“调方向不行，只能用破的方法，不过做法是逆天行道，这很不道德，我们风水师是要遭恶报的！”

不管道德不道德，燕姨口袋松一松，汪才马上就咧开嘴笑：“行了，包在我身上！有什么因果，由我承担！”

经过一番安排，什么青龙呀，白虎呀，改“后土”座向呀，安装“石敢当”呀。这一切我都听不懂，看不懂。汪才调整好一切，拍拍手中灰尘，舒口大气说：“行了，不出三年，必然左右逢源，大发特发！”

燕姨高兴得什么似的，连连拱手道谢，又敬糕点又敬烟。把汪才当老爷子看待。临走，还额外多补了个大红包。

三年能不能大发，那是三年以后的事情。目前还不能作准。好在我今年50出头，再活三五年，应该不会有问题，到时候再看。

这之后在咖啡店遇到汪才，我总会随口探问：“燕姨的风水已经有转机了吧？”

当然，我是不信改运的，口气难免带点揶揄。而汪才也总是眯起笑脸道：“快了，生了锈的机器，哪能说转就转？得加点油！”

“燕姨加的油不够多吗？”我语带双关试探。

“够了，够了，哈哈！”

一天早晨，在店口遇见姨妈。我又问起燕姨的事。

姨妈沉默了一阵，沮丧地摇摇头：“发什么？上个月一场大火，把她家杂货店烧个精光，如今连栖宿的地方都没有了。”

我吃了一惊：“不是说，三年后要大发特发的吗？”

姨妈茫茫然：“我也不懂呀，有人说汪才安错了火位，燕姨一直在骂我呢？”

“骂你？干吗骂你？”

“她怨我好介绍不介绍，偏偏介绍个蹩脚风水师给她，害她受灾！”

“那汪才呢？”

“躲起来了，也有人说跑到耶城去捞钱，那里的人钱多，头脑白痴，更容易受骗！”

我茫然。